四庫全書

子部

識遺卷四

宋 羅璧 撰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識其大者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為經者談王道貴仁義也韓柳並稱昌黎獨得祀孔庭者闢佛老扶正道也離騷怨而寳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忘君所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楊龜山曰書名巳不正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於用兵王荆公編百家詩置

李太白於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退之各有
示兒詩子美曰曾顔游夏則導之聖賢退之曰玉帶
金魚則誘之利禄宋文章多粹伊洛發明孔孟推究
性理便覺歐蘇氣燄不長也詩國風後代騷人極力
模倣不到鄭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聖人必逺
觀此則所謂大者可識矣雖然此以文論也魯昭公
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為非所以
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

室四分民食於他魯侯焉知禮翟璜與魏成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魏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吴起與田文論功將三軍賓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則起咋舌不敢談陳平為宰相不問錢穀訟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陽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正公所至為政敦禮教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人論

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過於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今板行經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不同三人之説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

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注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瞽叟武后

古今事關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為天子瞽

叟殺人則如之何蓋即其難處者覘之孟子曰執之而已前輩畢孟子此答以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豈有身為天子不能屈治伸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奢父殺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以能權所重也歐陽公謂世宗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是固有當權輕重者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涖官日有以嫌疑訐父者南

軒以事關綱常置狀不省近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訐父
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
又問子孝曾為父母代勞否子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
杖之處置真得體陳訣　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為
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為可以
無廉不可以無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
以處之之說焉武后易唐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
又當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實於名義未安然五王

名禍正為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為周不得為高祖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庇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桀紂失道湯武不得以臣乢君管蔡閒王室周公不得以弟乢兄文公綱目俱不之録余於衛輒拒蒯聵事識公去取之意公謂蒯聵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為親不可一日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聵為先君罪人請命天子討之可矣然輒聽大夫所為又以假手他人以脅父於輒

處心終未安故只逃去為得策綱目不録想此意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難以洗唐室篡移之禍故南軒謂當并易中宗盖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嘗究胡文定傳春秋文姜與弑魯桓其子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然文姜遜於魯孔子書之曰夫人孫於齊傳謂去其姜因絶不為親也文姜遜齊即歸哀姜遜齊不反孔子例書曰孫不緣莊公

示輕重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子殺之有司欲當論逆孔季彦援文姜絶不為親之説但以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遷中宗於房陵豈有母子之恩乎漢光武中興以吕后殺劉氏三王背高帝約束王諸吕幾危社稷謂不宜配享高廟即位後遷吕后别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后廟配祀然則致堂告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黒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黒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大意然其叙言咎禹假言以鳴䕫假韶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六一文集前而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周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敢諫為忠

議論關涉什麽大到末後却只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故皆啟昔賢之譏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飾治者厭兵乘正者賤術循實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參之亦有後世矯之之過覇於古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伯舉全

數也詩清廟之序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周以二伯領諸侯實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傳五伯之霸也杜注霸把持也把持欽天子之政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顏師古伯讀為霸司馬温公曰二伯職廢乃轉為霸故周禮九命作伯禮記五官之長曰伯三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桓玄侈其父温曰父為九州伯皆長諸侯之號司馬温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子謂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背子論霸政曰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繼絶

衛弱禁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之目也雖以粹駁辨王霸然李旴江曰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三代王而粹唐漢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有粹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駁之分也祭義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弟之順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稱五霸說者遂視霸為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稱者以桓文假公濟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誠也

豈謂覇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慕尚桓文又迷於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諸侯五覇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進諸侯因例畢桓文令承其言果謂覇為非不可也南軒但以公私辨王伯曰王者無所為伯者有所為利之一字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必言何嘗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賛易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漁之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

擊柝弧矢以衛之所以為財計者甚密然後宫室棺槨養生送死可無憾也孟子王道之始因墻下之桑雞豚狗彘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膳服祭祀賓客朝覲聘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賦周禮衡虞亦且設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於齊梁憒不知義遂謂財利孔孟不尚則士當知諱不幸國用告急則倉猝搥斂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也不知君子惟當見得思義謂當諱不尚非也兵者

所以威不軌倫不虞羲皇唐虞可謂淳矣而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征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矧叔末血氣之私愈熾利欲之爭不息飾仁義者動以去兵為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泰銷鋒鏑卒肇鋒鏑晉去武備卒開武備宋襄仁義梁武諱戰皆不滿識者一笑豈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閲之時擊刺之教侵伐之書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文德俎豆寓軍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不知有

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令飾治者欲諱兵不事亦非也術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爾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須委曲斡旋成之亦是道理合如此不成朴直付之無可奈何便巳齊王愛牛孟子進以仁術之巧是乘其善心之發誘之充拓不成謂其不足進此安其愛牛而止令之治衆有方曰政術教人有方曰道術思慮之巧曰心術術非不善之目也特隨所施之邪正有美惡爾名由實正猶形影相隨故名教名

檢名節皆厲世之具君子修之則善名生小人悖之則惡名著三代之王必先令聞蚤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故盧毓曰常士畏敬慕善然後有名宋范堯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士處窮約若無美名人何從知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實爾今謂之鄙亦非也若夫文之為文古不專以辭采言凡文之義只有條理不相紊亂之謂俗學之說興談文者指為末技不思堯舜禹大聖書賛之曰文思文明文

命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行忠信值匡人之圍曰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此豈摛華掞藻之末哉先儒謂文乃古先聖王經世之道有以制度禮樂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辭藻言者辭藻則人世浮華之辭道德則六經垂教萬世之辭制度禮樂則聖人制作維持斯世之法程也蓋上古洪荒樸野斯人禽獸之不如也聖人出而汙尊杯飲易為俎豆揖讓土堦茅茨易為上棟下宇蕢桴土

鼓易為八音六律獸皮鳥裳易為袞冕黻舄事有條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觀者皆文也故語曰文之以禮樂特上古生齒未富俗淳事簡羲皇可以遊乎無為之天而文為可畧堯舜以來俗日熈事日繁儻不事為之制尚仍樸野之舊則世浸以紊故夫子稱堯曰煥乎有文章稱周制作大備曰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禮樂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之為言猶曰物各得其理爾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讓

夫婦之倫理不立後聖審其淆亂從而屬父子辨君臣聯兄弟正夫婦削去鄙野之習遂文於前世此世道所以稱治也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亦曰績畫之事後素功周衰王政不綱幽厲以亂故詩人刺之曰動無禮文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文章盛衰係世治亂如此向使冠昏饗射之制存則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則倔強之國不聞矣宮室車旂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則世

之泰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貴於文也後世動以末技視文豈識文之所為文哉

與齒去角

顔師古漢書注董仲舒策語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參之䄵信然按韻書角字注人下用音榷頭骨上出也觸也競也兩㸃下用音鹿四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偓佺嘗辨正二字未釋其義余按詩行露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味無角且援東漢

注云角謂觜故晦菴詩傳作鹿音畨易董敬菴雲章雙夅缺謂同鹿鳥咮骨也鳥有咮者無齒獸有齒者無咮此天有所分予也盖從曾氏説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賔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號盖並緣鴻臚待四方賔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

寺之日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
也理事之吏嗣續之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
尼與於蜡賔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髙
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宫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
之闕居巍巍髙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
去疑事春秋晋楚邲之戰潘黨請収晋尸築為京觀封
土觀示後人也胡澹庵言觀有四一曰杂樓魯兩觀是
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

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曰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令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兎穴居州呂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庋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庋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若鐸鈸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祭夷亦以從吉也

聖賢綱常之變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 禮記言舜三妃注謂天有妃星四故自帝嚳皆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獨缺正妃為未命於父母也但舜娶堯三女世本謂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堯女與舜曾祖為類孫祖匹配豈不亂倫余按堯舉舜曰明明揚側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側微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莊子曰堯舉舜童土之地則舜起於寒微況別生分類舜典且云故世本多繆史記從而論世之氏族盡始黃帝皆循習世本之誤也

有天下當傳子而堯舜舍朱均 孟子淮南子皆曰堯九子莊子曰堯不急子漢代祖堯曰堯長子考監明之後舜世紀舜子朝鮮記云子堯舜子衆如此何朱均一不還舍之初意傳賢二聖之公心初不計他子之君否也

君臣定分而湯

武取桀紂兄弟同氣而周公誅管叔夫婦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見禮記家語孟子出妻見荀子解蔽篇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於兄弟漢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於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於夫婦

送終不諱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爊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

記喪禮最俻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為棺一重孔氏䟽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㦸二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裹棺用牛骨鐕說者謂以繒貼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鐕釘之又曰君大夫士盖棺漆外各施衽束說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殯佩象環盖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末口以具周禮喪事以互物蜃物以闉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為灰置椰下禦濕左傳宋

文公死用蜃灰禮熬用魚腊或以蚳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徳者犬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主無私土地之心周衰壞於兼并遂至君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輩因謂同姓屬踈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肇兵爭或者遂謂古

法不可用於今不知漢晉之弊與地踰制也按黄帝畫埜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言封建肇黄帝而神農伐補遂攻夙沙伏羲時有紀侯陽侯則封建肇黄帝前明矣）禮記王制子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百里國左傳鄭子産對晉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言齊桓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内不備一同勾踐之地東西南北纔廣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傳至湯文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末之或改後漢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於雷震驚百里故屯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師鄭玄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之采地（采者采取賦稅自供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得世封但書大傳言采地之異百里國以三十里為采其七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陟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以祀其始受封之人豈畿內與畿外采地各制乎哉）蓋萬國並建侯多則勢分

勢分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按神農封制欲強本弱枝海山至有十國唐虞強國迫近凡設國遠大近小也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周禮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儉於百里故魯七百里之說或者疑為戰國諸侯分謗之書漢儒妄采之周禮之制釋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之如詩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皆大其數者實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國皆揔屬大國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與漢晉非封建也文公謂古侯國初封只言百里後來漸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國增至五百須并四國方做得一國宗廟社稷豈不勞動況小國例古功臣之後移小增大封制既行地有分限又何緣有餘地别為小國乎余按文王由方百里起其後克須密遂國於岐渭之間克崇遂涉渭改都豐三分有二何往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來可知矣故二禮説難据信朱説為是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

下者勢而已而勢之強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興創規模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事功成若泛圖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為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掩取關中征戰乃出太宗規模都

不出據形勝揀人材之外宜其光啟二代也劉玄德未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説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强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為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晉宋偏安江左皆正統後父兄為虜廟社為墟有不共戴天之讎當事廸復無可疑者而晉祖清談規模不知立宋狥和議規模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大體重莫如六飛愼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斷

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凡命十四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迄無成功故熹直指以為規模不定又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子産初相鄭魯皆名國人之謗及其終也易謗以頌韓信孔明終身事業皆决於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桓温不渡灞水雖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為皆有素定規模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於武王三千趙括四十

萬敗長平漢高合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白登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陽黃巾百萬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苻堅八十萬敗合肥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鄴城其以多兵勝者獨秦王翦六十萬勝楚項籍四十萬勝秦此外多多益辦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明（按信勝趙勝魏近兵皆是分用）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録論靖康援太原之非蓋分數不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兵二十二萬皆敗績所

以敗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能幾先鋒一不勝而却後皆聞風而却矣二十二萬敗正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粮兵扼援兵今且以五萬爲率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主帥兼聽策應内分二路將扼敵援兵以二十將分地入敵境擣其虛隙以二十將前設伏於偏僻處伺候敵兵出抄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自困大縣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齊敗衂此分數明之説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陜

合六路兵四十萬與敵戰富平始於環慶一路兵潰諸軍皆潰然則分數不明於是一齊敗衂之患生矣魏段超曰衆者在得衆人之死人衆而俱肯致死於是不徒衆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視國大小為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内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

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才力取隴西天水安定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弩手荆楚劒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樓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聚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

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勲退奉朝請之不暇令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魏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栁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固居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蓋

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境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内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疎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況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漠遺滄海之蹤嵒穴著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毁時人欲久不死理乎後世方士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没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人弔之而鄠縣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曽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

子青鹿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桑樹下右脇側卧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塵山他如彭祖七百偓佺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况其事不經見皆寓言稗說之録乎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期為祅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期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為壽兵為刀死刑為獄死不耕織為餒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

為孤死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

有可傳雖死猶生也

識遺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識遺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識遺卷五

宋 羅璧 撰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廱

漢儒言禮　士異

息二訓　西北豪傑所産

處置兩得　隨時救時

地理　衡

魂魄

秦後六經

經焚於秦易以卜筮獨存孔子言詩三百十一篇詩亦全書漢藝文志謂詩全者以其諷誦古人益歌詩以備燕饗春秋皆然漢興章句有因流傳者浮邱伯受詩於魯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則詩傳漢興矣后蒼為高祖定章程而蒼修春秋左氏傳則書亦出漢初二書今次序連貫亦全書也尚書初出伏勝口授繼出孔

氏壞壁頗多殘闕禮則傳自高堂隆今之儀禮也逮河間獻王好古搆求先秦古書得古經五十六篇並科斗文字梁沈約因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今祖二戴漢宣帝時人若周禮魏文侯樂人竇公首獻周官大司樂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時出自

山𡺸屋壁成帝時劉歆校書天禄閣始列上其書漢興六經來歷如此考秦焚書之歲至高祖之興僅十六年書雖萌芽而挾書之律未除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斯文始暢但遭秦火後儒於經各有餘論繫辭著子曰字歐陽公謂非夫子親書必後世講師所增乾卦亦兩著子曰漢藝文志謂尚書有張霸之偽唐李漢亦曰書禮別其偽唐以來言左傳非邱明者數人朱文公析詩序各置謂序語多與詩背按後漢衛宏傳言作毛詩序則但小序出毛萇禮

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何休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頴濱晁説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諸經各有傳授周禮獨無之或以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

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生戰國周室猶存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已有其詳不可得聞之答一聖一賢禮樂所宗周室無恙時已莫可考而謂秦焚後周公禮書粲然完備如此吾不信也無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名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言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三經於易詩書多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朱文

公亦曰左氏記周官名甚詳曾不及府史胥徒周禮沒際要事亦甚多而書不見之他書果出自周公當是草定未行書又參二禮語意相類處不一其出漢儒無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經而中用字亦奇歆子駿嘗從揚子雲學奇字也

易象物

易變易也多象物明理書名易舊說象日月取陰陽變易為義日月更晦迭明蓋變易之大者陸司農推之物理謂象之義出於彖彖之義出於象按彖名茅犀訓羊面小角知幾犀出

爻廣土人謂之猪神象身具十二少肉亦能知吉凶陰陽易之義出於易東方朔曰非守宫即蜥易是也秦晋西夏名守宫又名蜥刺易南楚名虵醫東齊海岱名螔北燕名祝蜓蛇形四足色變不一字象形曰守宫者博物志云以朱飼之色變赤擣以志女人終身赤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宫名此盖以陰陽搆合則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龍亦象物之變

四經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爻之下始費直孔穎達云始王弼尚書

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國毛詩以序各冠章首始毛萇春秋與左傳合為一始杜預

禹事舜

堯使鯀治水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復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恤將以蓋父之愆也及鯀殛死禹為鯀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恕於其親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為鯀故棄舜私

也聖人天地之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愚謂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女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應問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棄天下猶敝屣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有重於得也噫禹吾無間然矣父子大倫也聖人當有說以處

縣邑

縣邑二字古不通稱不同制周禮曰四井為邑四甸為

縣鄭玄注縣方二十里縣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

曰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謂縣方十里禮記左傳

注邑皆四井但傳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請制曰巖邑也

凡以地著皆稱邑鄖人以隨絞州蓼伐楚鬬廉曰日虞

四邑之至也與夫敝邑之類國例稱邑又曰凡邑有宗

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則初無四井限也若温欒豹

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温吾縣也昭五年傳曰韓賦七邑

皆成縣也史記言晉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

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則縣邑在春秋已相混戰國秦封衛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為弘農縣名則鞅封邑特弘農縣六十四井地爾周亡赧王獻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嘗謂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竊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漢史剖析尤明漢書高帝曰沛豐邑中陽里人應劭注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注沛者泰泗水屬縣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關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六年

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縣之與邑皆令築城十二年上
孼㸃布還過沛及去父老空縣皆之邑西獻縣邑在漢
初實為二意其時井邑之制猶有存者按商鞅變秦弁
諸小鄉都邑為縣縣置一令而古制盡亡詩書言夏邑
商邑豐邑易曰改邑黄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論語十
室之邑千室之邑師古訓聚邑是已指人衆聚居處言
之韻釋郡者群聚也縣者懸也懸於郡之謂縣縣繫於
郡秦制明矣左傳哀二年趙簡子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古縣大于郡而郡

名亦不始春又參上古先王惟以州統國尚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𤣥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國為屬十國為連二十國為卒二百一十國為州禮記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國周禮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鄭𤣥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國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國散布九州之間而州大國小也故黄帝畫野分州言得百里之國萬區易稱先王建萬國書言協和萬國以見古但九州

十二州而國則無限也周衰列國轉相吞滅國之大者遂連城數十戰國通天下為七國於是國之名大于州秦懲封建析國為郡有三十六漢晉以來遞變而小之復有郡國之號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謂國者并所統州郡名之

洋水辟廱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涖泮之儀僅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

為學校作則當鋪張賁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徳之原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宫蓋謂環水為天子之學則泮水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徳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

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頒政教竊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舉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宗廟亦非蓋廟為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焉饗焉射焉囚俘截耳瘡痍流血黷慢甚矣此皆非參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内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内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方譬德

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皆禮記之說拘之也故致堂嘗疑泮為廟一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矣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馘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黷慢之弊且謂辟廱亦非學辟君也雍和也詩靈臺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鼖鼓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考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商學曰瞽宗古之學者春誦夏絃凡經著學事多與樂相關漢初未設學士與講論者今肄業

太常故知古樂學為一致堂似未詳

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上章曰皇王維辟辟為君無疑釋者例以辟雍為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按先儒釋辟雍為環水謂璧體外圓內方水繞如璧然故辟以璧得義因振鷺于飛于彼西廱指廱為水澤不知君名辟義又如何鄉先達魯實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頌僖公亦誤矣又參閟宮詩其曰魯侯者指僖公曰魯公者指伯禽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漢儒言禮

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喪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夫哭而為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因哭為態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賞罰當功罪而已喪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夫賞罰不較功罪而辯先後其說已繆至但

論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尤非所以為教若夫養老詩述成王養老乞言之禮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醹又不然厚其禄賜如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足矣今記曰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肴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談宜乎後世行之惟艱也

士巽

禮記王制言秀士選士造士進士皆秀民之目周禮言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則皆爵名鄭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職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周禮士列府史上蓋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則受命也士受命則有祿代耕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

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爵許嗣也檀弓言魯縣賁父死莊公誄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則士死可謚也故經言士皆軼庶人一等執技者不與士齒漢爵一級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推一知十為士漢食貨志曰學以居位曰士詳三士漢志爵命之士說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於任事之士後世兵曰戰士技曰術士老曰道

士盡皆堪於事之目也若虞書司寇曰士師周禮六士主獄則其士訓察

息二訓

消息之息讀者多以止訓息余考訓有二經中如記言不息則久左傳繼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訓止周禮保息六養萬民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訓生漢史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顏師古注息生也史記貨殖傳亡者取倍稱之息陶朱公老聽子孫

修業而息之庶民農商賈歲率萬息毋監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一宣帝紀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為正息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孔頴達曰達陽生為息江陵國志在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狀牛馬之經夕如缺　盖土之息生不窮也息訓生與消字反正適等

西北豪傑所産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於汝墳江漢詩序曰化自

北而南也邵康節以地氣自北而南別天下治亂豈南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衆東南募士西北蓋謂西北風氣豪傑所鍾然春秋吳楚抗衡上國項籍以江東子弟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喋血單于庭赤壁周瑜勝曹操淝水謝玄勝苻堅桓温入洛走姚襄劉裕縛姚泓俘慕容超陳慶以取河南皆未聞資之西北但南人進取之志不立纔國于南便以江淮為限界荆楚為門戸講守國之計而已如孫權赤壁晉室淝

水劉裕廣固洛陽俱未嘗用破竹可乘之勢而權破操即止晉退堅便還劉裕且棄已得之長安或謂中原易取難守不知祖逖終身有雍邱宗澤與汴為終始岳飛恢復不已金主役檜死之張德遠沒身主戰名動殊方觀此則敵之刼者不專北也劉表坐據江漢無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窺之漢高即封南鄭前史謂南鄭險如天獄而高帝曰吾意亦欲東爾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卒滅項羽蜀荆邯曰漢祖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

愈復戰者以前死而成功踰於郤就而滅亡也賈復亦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故圖𦒷舜而不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前世豪傑如此惟周公瑾諸葛孔明張德遠而公瑾天不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謂不當棄荆州蜀險可以自固荆州則有可以窺中原收吴楚之便張德遠則壓於主勢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隴人祖逖范陽人項籍劉裕劉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舒人張德遠成都人岳飛鄴人獨宗澤婺州人凡有志事功

多產西北大概兵無彼此將有勇怯同一趙兵趙奢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燕兵樂毅用之則破齊騎刼用之則為齊所破所以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將武

處置兩得

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于天者有茍一時之安成敗徐為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此以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茍一時之安

强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膠於處置者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膠則失于知變强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體彼得無詞最難兩得嘗讀史數事今請裁以已見然後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銳意除藩鎮憚其威淄青節度李正已願獻錢三十萬葢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來意時崔祐甫為相請遣使就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頒之使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則

正已大懼宋真宗時西夏納款因言國饑乞糧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為相請具京師詔彼自遣人來取夏去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稱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叛將納款先令貴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稱或請名以太尉龐莊敏爭之曰太尉國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令野利書來自稱天都此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北朝王叔公乞只稱契丹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

俊部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已拒命不分時趙咢為相撥御前揚沂中一將助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遂無辭又時陳規守徳安盜李横圍城不解久乃假乞糧覘規子之繼又指名索籍妓妓雖末節而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横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義妨大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捐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之機殺一賤妓而名流於敵豈復可疑近時孟無庵珙帥荆房將棊

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兵語一笑問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敷帮給不時令於制司支錢米若干下本軍溥犒一次卒首至房叛將大安溥犒既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將去援因移其兵權置法焉廟祀卒于房追錄以官賞其妻子不煩干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庭芝參

其幕言無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真是帥才余聞之應山客劉清臣

隨時救時

宋紹聖間陳了翁有隨時救時之説當時童蔡用事偏主安石一切是熈豊鄙元祐而宗元祐者多正人了翁典選舉前名盡取是熈豊者而是元祐者率録於後由是正類得獲選亦不忤當國者之意了翁因曰隨時所以救時也因思魯人獵較而孔子亦獵較東漢諸君子

疾宦官如仇而陳寔獨弔張讓王敦叛晉而温嶠繆綜

其府事諸武易唐為周而狄仁傑肯為之臣大抵了翁

意也方新法之行康節門人欲投劾而去康節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明道知安石作不順人心事而肯為

其條例司此豈計從容後福哉故論當時黨禍皆衆君

子激成大賢之見真不同莊子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達之入於無

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之不欲出二語尤有理 王臨川云名公

之不恱不失為周公之同孔子之諾仕不害為陽貨之異亦此意

地理

山川之氣鍾於人經中惟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於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獨於葬地不斥不泥採其說則謂道路所經耳目所接人有欲往不可往處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父祖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公蓋即顯明幽也余竊謂山水清濁鍾

於人關於土地大氣數不專一隙一穴之是非也如燕趙多奇士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西北嚴凝人多勁悍東南溫厚人多文麗古今皆然特人稟賦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爾若必期力致恐無此理不然郭景純葬當至今昌榮也況人死形神相離自身之枯朽且不保又何緣能蔭及生人乎古人審吉凶便營建其稽之卜多為居止為葬卜獨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一語蓋居止乃生聚所在決須環合則和氣凝固譬猶飛鳥巢林在

枝葉稠密處雖風雨飄揺而不墜若寄命䟽薄則覆卵闚巢不免矣所以古人不必泥葬地各有深意按禮記王制言墓地不請鄭玄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周禮地官曰族墳又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至公墓則冢人言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注謂陪葬文武墓晉獻文子言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注九原晉卿大夫族葬處則古葬有定位不得擇吉凶為去就也唐吕才叙葬曰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

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塴不毁則日中而塴子産不毁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齊主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司馬温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自太尉公父池來始有棺槨則不及擇兆可

知矣楊誠齋曰京仲遠上世皆火化並無墳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遠不害為宰相又與李侍講書曰郭景純書出自東晉然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嘗無富貴洪容齋曰景純葬地能預知水之為陸胡不能預知凶而改吉免死於王敦之非命乎胡缺庵與羅尚志書曰九經十七史並不說富貴壽考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生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地俱逢六合禮記曰我死擇不食之地而葬之不聞擇陰陽向背

也覩此則親死不葬必期卜吉為富貴利達之資者其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為度龠合升斗斛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自黍積兩十之十兩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銖為兩十二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初不以十數拘按劉歆說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十二銖為二十四銖故兩之得名十二銖倍之也二十四氣之象

也十六兩為斤四時乘四方之數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總三百八十四銖備六十四卦全畫也三十斤為鈞一月之數總四百八十兩六甲一周三百六十日半月一節總八節計一百二十日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四鈞為石四時之數總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銜之制數亦精矣若銖兩斤鈞之義銖者惟細可殊異也兩者兩十二銖而名也斤者名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主智智流動故不均銜主禮禮齊一故不易

魂魄

左傳鄭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先儒釋魄附形之靈魂附氣之神魄靈謂如耳目視聽手足運動聲音啼呼一魄具一靈也魂神謂如精神知覺所以使之視聽運動啼呼者也故魄白也體質具而各明白也魂芸也氣呼吸往來芸動也人生位高權重者為其稟氣强厚倘死非正命必有未盡之數不散之英蓋魄雖死而

魂不散憑依為厲容有此理故傳者於韓原之戰秦獲晉惠推以為申生之厲晉景疾在膏肓藥不可為推以為殺趙同趙括之厲後皆益以得請於帝之語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謂必無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為疾疹苦楚怪何嘗無抱朴子曰夏宜長而蕎麥枯焉冬宜凋而竹松茂焉盛陽宜暑而夏或涼極陰宜寒而冬或溫欹物理之變怪不常者也故雙峰饒氏釋子不語怪力亂神章謂此等事謂有則無從執着謂無則陰陽變化造作百端故聖人只不言此論近於人情但如左傳必事酬報

又似太神況伯有死於帶段賓子晳之謀何伯有之厲不報晳而急殺段申生之縊實驪姬之譖同括之死亦莊姬之譖何不報二姬而仇悼景春秋臣弒君者三十六而不聞報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聞報其君故左傳之失也誣

魯賓譚嘗謂宋之制作粹於漢唐曾無逆天害人之事而靖康太宗之後德祐理宗之後俱為北狩乃有漢唐所無蓋方太祖疾危屏人獨名太宗已而太祖以柱斧擊地好為之燭影下遥見太宗若為遜避之狀故舊疑太宗殺太祖理宗居潛濟王已位青宮及寧宗大漸史彌遠後撥立理宗濟王遂不得立死或者二宗殄祀猶罰晉粹僻之說太祖濟王亦有請帝以報之理余竊謂太

祖果欲報仇不應遲之幾世而濟王亦當首洩之彌遠
親老親春翁檇嘗將太祖柱斧遥見之疑質之上高陽
蘭坡先生起莘坡謂江左宋齊擅殺同氣者後皆不昌
太宗果爾不應其後八葉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幾二百
年但即位後德昭德芳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
於太祖更不還其子孫以天下則太宗之失也

識遺卷五

識遺卷六

宋 羅壁 撰

司馬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記世系

闕疑

宋儒釋經高出前古者以不襲漢晉以來訓詁舊脚迹及溺於讖緯巫怪之說考其同異正其訛繆析之以理然亦有過處寥寥千古焚於秦雜於漢所謂六經多未全之書是也而必證三代之是則幾於鑿獨朱文公嘗著闕疑之說蓋夫子作經贊易自伏羲而下序書自堯

舜而下刪詩自湯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華孝子之詩華黍宗丘由庚由儀嵗豐之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漢儒皆闕不錄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者錄之左氏志怪頗多春秋闕於人事則書論語弟子記善言於鬼神曰敬遠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與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論也子貢號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皆不以臆說強通為學顏閔聖門高弟可法於後世只是不遷怒不

貳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故聖人訓戒有多聞闕疑不知為不知論皆曉人以平實之學孟子七篇之書雖多援古而述堯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救齊梁不出仁義二字及論古制則但舉其概滕問井地曰此其大畧也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論詩曰以意逆志論書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據信者述之所以詔萬古為法言史記漢儒採取於坑焚之後繆妄

固多然疑而未定辭例曰蓋曰或如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周公蓋祔孔子蓋寢疾七日而沒易繫十三卦制作皆云蓋取諸其卦孝經論天子諸侯之孝皆曰蓋至士庶人之孝獨指之曰此釋者例謂蓋為疑辭劉昡曰蓋猶梗槩也劉欣曰蓋者不終盡之辭皇甫侃曰蓋者畧陳如此未能究竟也魯人或謂之齊衰或曰大功誦可也之類皆疑辭緣周衰禮壞雖以諸侯僭制故耳目近事亦不敢指的為論而況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後之學者窮天地索鬼神辨風霆皆古始皆未達聖人闕疑之旨也莊子曰天地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鄒衍著書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揚子雲曰迂而不信司馬公闢後生為學便高談性命歐陽子曰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所不知慎所傳之惑世也朱文公於易有疑亦謂上無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資於人事之訓戒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談玄索怪者矣

讀書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讀書與經生學士異經生學士則尚辯

疑解惑使傳授不差人主之書則在致用然天生人才以維斯世讀書致用不特人主當然聖賢述經之精義無非鳴道之大畧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又曰君子事之為尚古人之學無所不講聖門弟子必以四代禮樂論學詩必責其使於四方而專對稱許子路冉求各曰從政周禮六德六行外曰六藝伊尹樂堯舜之道曰堯舜君民先儒說伊尹樂堯舜之道曰欽明文思溫恭允塞道之體也明德親民協和萬邦平章百姓道之用也凡堯舜所以治唐虞者尹耕莘時盡講究求故出便能以天下自任升於之舉則兵法具學王臨川謂

古者庠序之教興禮樂政刑士素講其精故皆足為天
下國家用苟不可用天下國家者不教也如射御亦男
子事苟無疾病無有去射不學者也故學校以射祭祀
以射賓客以射凡禮樂俱寓以射故居以為大卿出則
將大軍比閭族黨之師皆伍兩卒旅之師後世惟以為
無賴者之任而學士大夫輕訾之乃弊精神於課試文
章及隷於仕始卒然責以天下之事故平日之教祗以
壞事慈溪學記又謂古鄉射飲酒合樂尊賢勞農囚馘
等事皆寓之學亦是平日習士以
政裕他日之用不待以政學也　又嘗推之咎夔稷契
生文字僅有之世雖無書可讀而堯舜稽古皆以名言
善行為萬世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書非直言
語也張子房圯上一編顛蹶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

大旨馬伏波少受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觧隋蘇威曰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立節皆不同宋趙普二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昔賢各知用書之要不在徒為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然後為善讀書論語說安昌侯張禹持禄保位中庸稱天下胡公乃後世託經文姦莊子所以有詩書發塚之議也若近時理學諸賢於心性切切究論又未免有芻狗事為之弊倘不經世與記誦詞章均為

無補故書益多效益寡

先天太極一理

先天圖總六十四卦為一圓圖先儒以為心法也玩圖當自心始圖中心白太極也其外左陽畫三十二右陰為三十二兩儀也又其外十六陽十六陰相錯為四四象也又其外八陰八陽相錯為八八卦也又其外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而卦備圖成矣明道謂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公謂本是小變

成大到邵大處又變成小小變成大者中心白圈積成大圓圖是也大又變成小者圖成而六十四卦備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箇盈虧消息之理小則必大大則復小也康節玩圖每事怕太盛直看得此理透濂溪圖太極只是散布先天圖法明此理其上白圈先天中心太極也其次黑白相錯一圈白陽動黑陰静兩儀也動中有静静中有動曰動静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布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坎離

震兌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者八卦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圖是會萬為一太極圖是散一為萬是或一理也周子察先天精故圖太極妙近時興國馮億可說二圖最明其辭曰先天圖心學也太極圖性學也先天圖總萬為一以為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主於心太極圖散一為萬以為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攝於理惟其總萬為一也故兩儀

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統體一太極其在人則心之謂也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是也惟其散一於萬也故二氣五行乾男坤女萬物化生物具一太極其在人則性之謂也所謂天下無外性之理而性無不在是也然而心外無性性外無心是或一道也是故理無與於象而觀象則可以明理所以有貴於圖也先天圖之為象也如衆星之麗於天而共辰也如三十六輻之周於輪而湊轂也如萬矢之圍的也如羣材之聚

於根萬而一也太極圖之為象也如木之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也如水之源而派派而流流而委也一而萬也人能觀先天圖之為象而得此心之所以為心則居中而運四旁處靜而制群動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彼而乾坎坤離震艮兊巽之體在我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為也人能觀太極圖之為象而得此性之所以為性則無有不備無有不善無物不具無時不然陰陽五行萬物萬事

雖紛紜乎無窮而健順五常人倫事物之理莫不為之管攝所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此性之為也二圖該說心性理既明備圖亦粲然馮名億可兄弟皆第進士開慶己未悉戕於兵云

蜡臘異祭

史記秦惠文王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即周蜡祭和峴亦曰蜡者臘之別名余考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報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

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唐貞觀初丑蜡百神卯祭社稷辰臘宗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蜡臘猶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戌日豈以先秦無臘準古只嘗蜡一祭乎

井田

周末開阡陌罷商鞅又謂秦并天下李斯盡壞六國井制然鞅特秦一國之佐爾而魯稅畝鄭丘賦滕使畢

戰間井制孟子說齊梁制民之産則諸國井制俱紊難專罪鞅也其實盡壞又不起斯也近代儒先如伊川橫渠皆嘗有志井田然葉水心謂其法繁密非一世可行自黃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諸侯皆家傳世守畎澮溝洫民守而田之故歷唐虞三代如一日後世郡縣制行吏且數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朱文公謂先王疆理天下畎澮溝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為七十七十更為百畝則古制盡廢豈不勞擾故疑孟子言雖拘又況地有肥瘠不等倘一拘於五十七十百畝闊狹定制豈不偏頗或古人別有權衡又上

古田在官令行井制須奪民田歸官然後貧富可均人情能保不騷然乎兼畎遂溝洫澮田爲之地之不得耕者甚衆今世大陂長堰因高爲原視便瀦蓄波及千頃較彼不爲徒勞乎上古生齒未繁計口授田猶或可給後世生齒日衆設遇歉歲官發既空私廪亦盡啼饑猶自不免在官之田能徧給乎按今中原陸田居多詳禹貢除荆揚外無非陸田冀曰厥土白壤兖曰厥土黑墳青曰厥土白墳徐曰厥土赤埴墳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墳

壚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黄壤獨荆揚曰厥土惟塗泥釋壤者曰土無塊釋墳者曰起曰肥則七州土皆高肥獨荆揚塗泥可為水田又參經言黍稷多於禾稼兵食俸給例以粟計周禮職方氏别九州亦荆揚專言稻餘州别諸種色則中原水田無幾盖異荆揚而禹貢一書千古地理之證也但溝遂澮洫費地既多致水又勞不知古人何樂此也想明井畫外因旱備𠏉

牛耕

古以牛引重任載次則供祀六經載祀外無言牛服耕者周禮牛人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曰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亦不及耕蓋古人尚耦耕耦者人力兩相佐助共發地通畎畝長沮桀溺耦而耕詩曰十千維耦千耦其耘禮曰以歲時合耦於耡賈公彥禮疏謂教民牛耕自漢趙過始按過為搜粟都尉創代田之法始言用耦犂二牛三人但余考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牛釋耕周末已然似不始漢也

卜決疑

近代工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節易主數伊川易主理晦菴易主卜筮易經羲文周孔四大聖之筆後世陰陽占驗之書有易似者哉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亦不專狥馬舜傳位於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孔氏釋志定然後卜故必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言龜從筮從必曰卿士從庶民從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是人已之意見合復假

卜筮斷之乃古人審重之至也周公都洛決擇於瀍澗東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澗東西則審倆衛文徙楚丘升望降觀始曰卜云其吉皆非卜而後居也所以卜但曰決疑莊子史記述蓍龜之神皆數百言至備述見夢元王之事而莊記仲尼之言曰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龜無幾矣漢武嘗聚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

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至以狀聞吁已見人謀之不詳而欲一倚占候鮮不惑此褚先生所以拳拳於日者傳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

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枸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事神僊佛以超度為術張騫等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僊傳序言僊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余覧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

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固特本西域傳表之耶

豚犬乍子

豚犬乍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

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六七尺年二十也

迂闊

田文以雞鳴狗盗之容脱一時之急蘇氏謂道德禮義之士則能救之於未危無用於客也蓋六經道制治於未亂隆古君臣崇禮尚義思患預防所講明所設施動為久長遠大之圖無急利近功之意凡逆節亂萌窒之平居不待著而為之地故治安長保後世務求近效旁

蹊捷出行險僥倖幸而集事則曰吾不假彼之深謀遠計而功業以就不知一有踈虞横潰四出而不可支此叔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儒本六經言往往張皇於安平之日及事至而為之圖必推迹禍原亂本之所在察其端萌而圖之而舍經行權又所不屑故見儒之迂闊乃大遠之謀謨深長之思慮也余謂時君世主倉卒名知務者閒暇多迂闊儒者倉卒似迂闊而閒暇則知務也

祭求陰陽

祭與際同人與神接際也人死魂氣歸天屬陽體魄入地屬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也古人灌用鬱鬯按鬱鬯香草以鬯釀酒加鬱和之酌則酒氣芬氳上下求死者於陽也灌之地求死者於陰也祭者無所不用其情或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諸陽用聲樂周人求諸陰用鬱灌樂為陽禮為陰也程泰之衍繁露謂秦漢以前五嶺未通祭用鬱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芝蘭士蕭庶人艾五嶺通旃檀

之類行上國疇邑遂廢然則今神事尚香火求諸陽也爾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與夫日食擊鼓雩舞女巫皆隨陰陽施之鄭玄釋禋曰煙亦以氣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吳世第以赤壁戰奇之余按三國與權頡頏者曹操劉備二人而皆入瑜計度中方劉備依權瑜請徙備置吳宮館女色以恭之分闗張各一方以事攻戰臨死又表權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而權不從曹操赤壁

敗還瑜說權取蜀結韓遂馬超於關中眡操後還據襄陽蹙操北方可圖也權亦不從二說皆中曹劉肯綮使權從之更假瑜以年功業當超赤壁數倍備之帝操之墓可復許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死纔二十六此雖夭死則亦足矣

司馬懿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相際一時孔明前後六出伐魏而仲達不敢西向發一矢孔明用草創僅存之蜀而仲達

撫操丕積强之魏人才不待較而知矣然嘗聞石埭其
令君曰仲達譎雖不如孔明正而仲達高於料敵斜谷
之役懿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兵衆依山而東如西
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敗聞亮遣
使至懿營懿不問軍事問使言亮日食三四升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已而
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銳於一戰但堅壘困亮雖遺
巾幗而不辱且譎為辛毗制已不露怯戰之機使亮堂

堂之陣更無所施李左車之策不行於當日之陳餘而行於異時之司馬懿謂懿不智可乎及亮以喪歸懿按行亮之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亦有為而發時有所忌者在行懿謂孔明如此奇才尚困於我彼不逮孔明者當如何蓋借此形彼也凡此皆仲達譎處史未究見故沒不書石埭讀書最博奥僻無不搜根末叩所忌為誰

事非智力所及

東坡叙兩漢之變曰高帝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

已四王相繼仆滅及呂氏之禍則由后族呂氏既滅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文景之世以為諸侯破弱則漢可百世無憂至武帝諸侯之難已衰匈奴之患方熾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既無足憂匈奴又已臣事於漢然卒至於中絶不救則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不任以事裁減

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黨錮之禍起士大夫相與游談以為一日誅宦者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誅宦官無遺類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所憂者凡六變而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數語盡漢曲折余嘗因是合古今世變論之秦革封建限匈奴焚詩書慮至悉矣而禍反出於揭竿之戍卒魏制母后不得臨朝禁御諸王有同奴隷而姦臣竊另歷晉隋如出一轍唐懲安

史之亂倚重藩鎮而藩鎮卒為禍胎宋懲五代之弊削弱諸侯而前後兩困北狩由此觀之天下事殆非智力所及也

史記世系

子由古史譏司馬遷史記輕信而踈畧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

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黄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敘黄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敘黄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黄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遷之繆也

識遺卷六